

老夫聊發少年狂

● 卜永堅



韋慶遠：《正德風雲：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韋慶遠教授要寫明朝歷史小說的消息，早已成為史學界的美談，即筆者本人也不止一次聽韋老親口談及此事。雖然如此，今年4月間收到韋老《正德風雲：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以下簡稱《正德風雲》，引用只註頁碼）時，仍不得不說是感到驚喜與震撼的！

今年3月間與韋老通電聊天，韋老曰：「寫《正德風雲》，是『老夫

聊發少年狂』。」筆者以為，引用蘇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這一句，無論是韋老自況，還是形容這套小說，都再適合不過。論年齡，論著作，韋老絕對是史學界之大老。而在我們心目中，韋老的大名，總離不開《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清代奴婢制度》（與吳奇衍、魯素合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檔房論史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明清史新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明清史續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等嚴肅的史學研究著作，很難想像他竟然寫起小說來，謂之「聊發少年狂」，也真貼切。

蘇東坡密州出獵，「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場面雄偉，而韋老的《正德風雲》，更是氣勢磅礴。小說以明孝宗之垂危開始，以明武宗之駕崩結束，六十六回的正文，連同〈楔子〉、〈尾聲〉，以明武宗朱厚照為核心，把中國十六世紀的宮闈內幕、高層政治、民間生活、社會百態一一描繪出來。若論駕馭史料、

韋老曰：「寫《正德風雲》，是『老夫聊發少年狂』。」引用蘇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這一句，無論是韋老自況，還是形容這套小說，都再適合不過。論年齡，論著作，韋老絕對是史學界之大老。

《正德風雲》把明朝的宮闈內幕、高層政治、民間生活、社會百態一一描繪出來。若論駕馭史料、安排結構、拿捏輕重之困難，恐怕遠遠高於蘇東坡出獵時的「左牽黃、右擎蒼」。

安排結構、拿捏輕重之困難，恐怕遠遠高於蘇東坡出獵時的「左牽黃、右擎蒼」。對於有興趣了解明清歷史的讀者而言，《正德風雲》可以說是極為生動、淺白，而又準確權威的百科全書。茲做一回文抄公，僅舉一例以說明之。

假如在香港街頭做一隨機訪問，要求受訪者說出與明朝有關的詞彙，恐怕最多人能夠說得出的，不是「朱元璋」、「李自成」，而是「東廠」。武俠小說、電視、電影中的明朝，總有東廠的份。但是，「東廠」這個在大眾心目中知名度如此高的組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部分人恐怕不甚了了。且看韋老《正德風雲》第十二回〈毒刑濫施屍橫天街 囚禁拷拶朝士黑獄〉的介紹：

甚麼叫廠衛？它是由皇帝內廷直接指揮，負責偵緝逮捕和刑獄的部門，起源於明朝第三個皇帝太宗朱棣在位時期。朱棣藉「靖難」、「清君側」的名義，起兵搶奪了自己侄兒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建立永樂年號。但是，臣民們明裏暗裏反對他殺侄篡位的呼聲甚高，抨擊之聲不斷，也有結成盟黨，組織武裝以謀顛覆的。朱棣為了鎮壓這些異端勢力，防範外朝官僚互相縱容包庇，在政府系屬特務鎮壓機關錦衣衛之外，另委任親信宦官主管名為東廠的特種緝捕機關，設在東安門北邊。東廠有權監視一切衙門的運作和自藩王之下所有朝野人士的活動，可以隨時就近密送情報，有權隨時奉旨拘捕囚禁甚至殺戮被認為可疑的人物，兇狠地撲滅一切反對勢力。朱棣為了保住自己的「永樂」，

特別頒給主持人以「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這是一顆凌駕於一切文武衙門之上具有極大權威的印章，擁有偵察、密告、監視、拘捕、施刑等等凌辱文武官僚士庶、決定他們生死榮辱的權限。

東廠內部有自己特殊的等級森嚴的組織系列，被任命為總督校事太監的人，多由司禮太監擔任，是最受皇帝寵信、關係最密切的宦官，廠內稱他為督主，或稱廠公。在督主底下設有掌刑千戶一員，理刑百戶一員，這兩個人被稱為「貼刑」，都是從錦衣衛精選而來，被認為是最陰狠狡黠、精於辦案的人物。在「貼刑」底下，又分別有掌班、領班、司房等四五十人，這些中級頭目頭戴圓帽，腳蹬皂靴，身穿束袖過膝長袍。實際在京內外和官民各界擔任偵察緝訪的人叫做役長和番役。役長又叫「檔頭」，共有一百餘人，分為十多班辦案。這些人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着青色或灰色帶褶貼身衣服，腰束布帶，便於隨時執行緝捕。每一役長的手下，又各有番役數名至十數名，這些人被稱為「番子」，又叫「幹事」，是隨同該管役長屬下的「馬仔」，也都是從錦衣衛中「最輕點猾巧」的兵痞中挑選充當的。有些「番子」還在社會中招徠一些流氓惡棍，充當自己的線人狗腿，遇有破滅大案或訛索得財，分一些餘潤餵養他們。由東廠組成的特務網絡遍及社會各部門、各行業、各階層，官民無不受到震懾。

每日辰時，自校事太監至役長以上的大中小頭目都聚會於廠，按級分配當日工作，……他們前往各個官府，而又特別注意政府中刑

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所謂「三法司」的會審大案，以及錦衣衛北鎮撫司拷訊重犯的情況，對審訊過程進行認真監督和記錄，名叫「聽記」；對於其他官府或各城門的訪緝，則稱為「坐記」；對一些部門和官員以及某一城門發生甚麼事，由擔任坐記的人一一登錄，立即上報給廠，稱為「打事件」。

……有人偵得或偽造某一事件告密，檔頭們便稱此一事件為「起數」，花的獎金稱為「買起數」。有了這樣的由頭，便可以率領番子們到被控告有犯事嫌疑的人家監視偵察，名叫「打樁」。打樁之後，往往進行抄家搜捕，不必有甚麼證人證物，也無須正式的衙符官牒等文件，便可以將有關人員拘捕入東廠獄。對已入獄的囚徒，更是可以隨意訛詐勒索。如果賄賂得償所欲，也可以不動重刑，或予釋放結案；如果未滿所欲，便對之施用毒刑，名叫「乾醉酒」，也叫「搬罾兒」，其慘毒痛楚十倍於官府採用的笞、杖等刑。……（頁134-36）

以上這一千二百多字，深入淺出，把東廠的來龍去脈與運作模式介紹得清清楚楚。可信嗎？當然可信。容筆者再做一回文抄公，把以上這段文字所根據的兩段史料鋪陳出來。

東廠自成祖即位，永樂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外地北。提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敕諭最為隆重。凡內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處篆文曰「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本廠設掌

貼刑千、百戶二員；掌貼、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皂靴，穿直身；十二夥管事，圓帽、襪口，皂靴；其檔頭辦事百餘名，分子丑寅卯十二夥，圓帽、襪褶，白靴；番役千餘名。……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其口詞一本、撈打數一本，當晚或次早奏進。每日訪看兵部有無進部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劉若愚撰輯：《酌中志》，卷十六，〈內府衙門職掌〉，載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七十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148-49。）

……督東廠者曰督主。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猾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襪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誣財挾讎，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撈治之，名曰乾醉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

武俠小說、電視、電影中的明朝，總有東廠的份。但是，「東廠」這個在大眾心目中知名度如此高的組織，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大部分人恐怕不甚了了。

韋老的《正德風雲》，以淺顯的文字，把明朝典章制度各方面融合貫通，讓讀者有充分的基礎去感受正德時代的氣氛，是絕好的歷史通識教材！

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張廷玉等編纂：《明史》，卷七十一，〈刑法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2333。）

劉若愚為明朝宦官，生萬曆十二年（1584），二十六年自宮，二十九年正式成為皇宮太監。其《酌中志》成於崇禎年間，是有關明朝東廠的第一手史料。而張廷玉掛名編纂的《明史》，是清廷積六十年時間，於乾隆四年（1739）正式出版的官方「正史」，雖然有其明顯的政治色彩，但在歷代正史中，還是相當完善的一部。這兩段有關東廠的關鍵史料，合共八百多字。要求一般非歷史專業的讀者自行找出這兩段史料、理解這兩段史料，應該說是有一定難度的。

近現代的傑出歷史小說家，前有蔡東藩，後有高陽。蔡東藩在1920年寫成其百回《明史演義》，到了第四十二回〈樹威權汪直竊兵符 善譎諫阿醜悟君心〉介紹汪直提督西廠時，才順帶介紹東廠的歷史：「東廠係成祖時所建，專令中官司事，伺察外情」（蔡東藩：《明史演義》，上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頁305），僅此二十字而已。

至於文史功底深厚的高陽，也寫過明朝歷史小說如《正德外記》、《安樂堂》等，但他更重視情節之鋪排及文字之鍛煉，無意在介紹明朝

典章制度方面花太多筆墨，例如《正德外記》中寫武宗微服南下，太監李和「率領東廠番役往通州打前站」，倉場侍郎張一義「一聽有東廠的『白靴校尉』」，就「魂飛天外」（高陽：《正德外記》〔香港：南京出版公司，1979〕，頁48-49）。高陽這幾筆，言簡意賅，把東廠的氣焰、官員對於東廠的畏懼，寫得活靈活現，但他只在「白靴校尉」四字上加引號，提醒提醒讀者注意而已，恐怕沒有太多讀者能夠知道高陽是在引用《明史·刑法志》的「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襪褶，繫小條，白皮靴，專主伺察」，以及《酌中志》中「其檔頭辦事百餘名，……圓帽、襪褶，白靴」的典故。而韋老《正德風雲》則曰：「役長又叫『檔頭』，共有一百餘人，分為十多班辦案。這些人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着青色或灰色帶褶貼身衣服，腰束布帶，便於隨時執行緝捕。」如此一比較，就顯示出韋老刻意向大眾介紹明朝典章制度的苦心，及其掌握史料、介紹史料的高明手腕。

當然，丁易1948年寫成的《明代特務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初版；貴州：群眾出版社，1983），史料翔實，文字流暢淺白，能夠讓大眾讀者認識明朝政治的殘暴實況與東廠的面目。可是，這本書篇幅在四五十萬字之間，對於大眾讀者，未免還是吃力。其實，近現代史家對於明清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傑出研究，如《明代特務政治》者，不為不多，只是各專一面，大眾讀者實難以消化。而韋老的《正德風雲》，以淺顯的文字，把明朝典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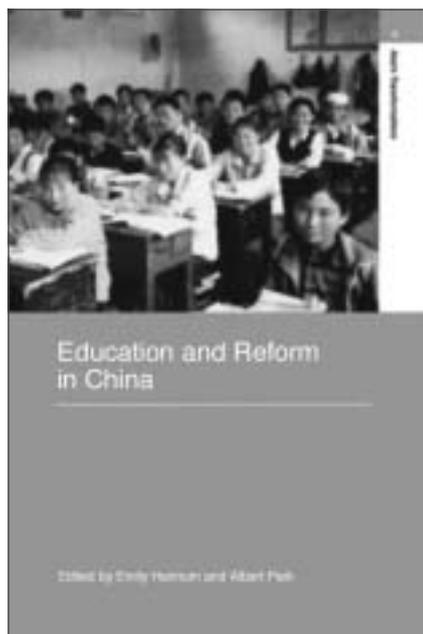
制度各方面融合貫通，讓讀者有充分的基礎去感受正德時代的氣氛，是絕好的歷史通識教材！

本文開頭，說韋老用蘇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的「老夫聊發少年狂」七字自況。筆者想起辛棄

疾詞《水調歌頭·題張晉英提舉玉峰樓》，有十字，其口氣、精神，均可與「老夫聊發少年狂」相呼應，擬引述之以贈韋老，並再次祝賀韋老《正德風雲》之出版！這十字是：「我老尚能賦，風月試追陪。」

市場轉型與中國教育改革

● 閔引堂



Emily Hannum and Albert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中國近三十年的市場改革，被社會學界譽為堪與工業革命時期歐美社會轉型相並提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市場改革對中國社會分層的

影響已成為西方社會學研究中一個甚為活躍的領域，在中國市場改革經驗基礎上，初步形成一種轉型社會學理論，吸引了很多西方社會學者參與。與社會分層研究相比，西方學者對市場改革背景下中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卻相對較為遲緩，儘管教育被認為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動因。但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入，中國教育問題逐漸引起西方學者的關注。特別是近十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教育發展的關注度在持續上升，有關研究大致包括三個領域：一是教育與社會分層；二是教育經費、入學機會；三是教育回報。

由美國學者韓怡梅 (Emily Hannum) 和帕克 (Albert Park) 主編的《中國教育與改革》(以下簡稱《改革》，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聚集了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學、社會學和教育學方面的學者，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教育改革的經驗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涵蓋了上述三個領域。書中大多數論文具有深度的數據，讀者藉此可以真實地了解市場改革對中國教育的衝

與社會分層研究相比，西方學者對市場改革背景下中國教育發展的研究卻相對較為遲緩，儘管教育被認為是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動因。但隨着市場改革的深入，中國教育問題逐漸引起西方學者的關注。